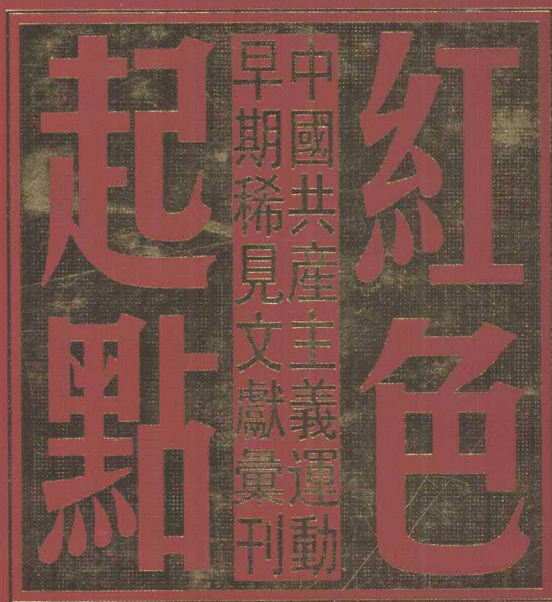




❖ 17 ❖

《少年中國》

第二卷（一至六期）

中西書局



❧ 17 ❧

《少年中國》

第二卷（一至六期）

中西書局

目 錄

《少年中國》第二卷

第一期		1
第二期		75
第三期		141
第四期		215
第五期		311
第六期		383

少年中國

第二卷全
一至六期
行本

會員通訊

中美書報代售處緣起(附新書介紹)

編輯餘譚

(八)

王星拱先生的講演……………王星拱

梁漱溟先生的講演(未完)……………梁漱溟

屠孝實先生的講演……………屠孝實

李煜瀛先生的講演……………李煜瀛

羅素先生的講演……………章廷謙記

我的宗教觀……………惲代英

少年中國與宗教問題……………田漢

詩……………康白情

旅歐雜感……………王光祈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會員通訊

(九)

純潔與內心生活……………周太玄

看了羅丹雕刻以後……………宗白華

空間時間今昔的比較觀……………魏嗣鑾

沙樂美(劇本)……………

譯詩……………

小酒涌(小說)……………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會員通訊

(十)

法蘭西哲學思潮……………

平民畫家米勒傳……………

自然科學的進步與

遊工人之窟(詩)……………

英國勞動運動之實

愛情(小說)……………

愁城生活錄

少年中

會員

宗教

宗教

宗教

怎樣創造少年中國？（上）

惲代英

若中國還有存在的價值，我想怎樣創造少年中國，總應該是有志的人值得討論的問題。自然這個問題是大大太寬泛，一則非淺薄如我的所能解決，再則談起來非三言兩語可以包括乾淨；但我究不能不做這一篇文，是甚麼原故呢？我的意思：第一，想喚起同志的少年，對於這問題的注意；第二，想引起比我這更正確更有效力的研究；第三，我盼望從這裏發現創造少年中國合當的途徑，我們找着我們的路走，庶幾可以不為外界潮流所眩惑所紛擾，這樣便可以於短些的時間，用簡捷有效些的力量，早些求少年中國的實現。

我們要鄭重聲明的，若創造少年中國是一件急切需要的事，那便凡為中國人的人，人應懇切的覺得他肩背上有這一個負擔。我們少年中國學會誠然是以創造少年中國為宗旨而給合的組織，然而這不過是把我們普遍應有的任務，加一番認識；我想亦不至有人承認創造少年中國是少年中國學會單獨負擔

怎樣創造少年中國？

的任務。其實我還可以進一步說，亦許我們少年中國學會是沒有負擔這任務決心的，亦許我們是沒有負擔這任務實力的；然只須這任務是應當負擔，比我們有決心有實力的人越是要大些的努力，來負擔這任務。所以我這篇文，或者我做這篇文的意思，終不能不禱祝他能惹起一般同志的注意，越是學會以外的同志，越盼望多惹起些注意。假如有不贊成我們學會的人，越盼望多惹起些注意。因為創造少年中國，原是大家的事。

至於學會以內的同志，我自然盼望大家更要多分些精神，討論我們事業的根本問題。我的意見，固然未必值得幾多討論；但是我提出這個問題，或總可以值得大家的審慮。我想我們學會的宗旨，固然規定的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但是這些話還是太寬泛了。我們今天在這樣一個創造事業面前，佔怎樣的一個地位？我們要怎樣預備？從那裏着手？這處處是我們的問題。即令我這不是完全正確的話，亦應該惹起大家討論這問題的注意。

我每做一篇文，常癡想這一篇文在社會上要生一個甚麼樣的影響；然而亦許是我的口才短了，亦許是我的意見尋常了，亦

許是我人微而言輕了，雖亦抱一腔熱血，下全副力量，說幾句我能夠說的話，然而那個結果，正如石落大海，幾乎亦不配特別看出一點波浪。我因而預想這一篇文的結果，大概亦只是這樣罷了。但是假令我真不配說這些話，盼望配說這些話的人，亦來開幾句口。假令我們的讀者，看人家文字，從不肯切己的審慮，便令審慮了亦從不肯便下力反躬實踐，那嗎，我不能不望他這一次換一種態度，讀這一篇文。我是要拿他糟蹋我們少年中國月刊的篇幅，更不是拿他來糟蹋我們讀者的光陰。我是盼望總能至少有些地方引起大家審慮，引起大家力行。中國不是沒有改造的希望，但是要用聰明些的法子，堅決些的力量，去改造了。不然，亦許會來不及改造，或者改造要用大幾倍的力量，多幾倍的困苦。我真有無量的熱心，請可愛的少年中國月刊讀者，無論會員非會員，爲中國乃至爲自身，在這個時機中，多注意這個問題。我這一篇文，分爲下列諸方面的討論：(一)爲甚麼要創造少年中國；(二)創造少年中國的分工與互助；(三)創造少年中國與羣衆生活的修養；(四)創造少年中國且是行向升危；(五)創造少年中國與個人生活問題，以下便逐一討論了。

(一)爲甚麼要創造少年中國？

亦許有些人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心目中久已沒有甚麼國界，所以亦沒有甚麼中國，所以他對於創造少年中國很冷淡，以爲無關重要。其實呢，只要明白世界大勢的人，今天或者亦不至仍拘守着狹隘的國家主義，說甚麼愛國是人類最終的義務；豈獨無政府主義者是如此想。然而我以爲創造少年中國，竟是有志的少年人人有的任務，是何故呢？

中國誠然永遠不應發甚麼做世界主人翁的癡想，亦不應想做無論那別一國或別一民族的主人翁，然而用同樣的理由，我們亦不很可以知道，中國是一樣不應做那一國或那一民族的奴隸嗎？我們不應該讓中國亡國，亦猶如我們不應該讓中國人受資本家的掠奪一樣。何況今天的事，亡國與受資本家掠奪，是一件平行的現象。我們講人道，是企求人類平等的幸福。所以我們不願人家受掠奪，亦不願自己受掠奪。若我們一天天走受掠奪的路，卻談甚麼無政府主義，這只是割肉飼虎的左道，從井救人的誣說。

我不必表明我不是國家主義者，而且我亦深恨一般國家主

義者以防禦侵略的代名詞，使世人和發生許多嫌怨爭鬧。我又不敢如一般主張報仇雪恥的熱心，但是我的意思，確見沒有讓中國亡國的道理。就人類權利說，無論那一國那一民族沒理由做我們的主人翁，做我們的掠奪者；我們誠然不應該奉行自己國內那些政治家的建功立業的野心計畫，但我們亦不應容許別國那些政治家把我們做他成就功業的犧牲品。所以我們要求人類與我們平等，亦要求我們與人類平等。

就人類義務說，今天全世界正開始了他的大改造事業，進步的各民族，都在這旗幟的下面做工；我們亦不應該不努力擔任我們應擔任的一部分。所以無論奴隸或其相等階級，不但是我們不甘忍受的，亦是不應忍受的，而且亦是不容忍受的。因為我們要站在人類水平線上，同時與各民族的覺悟者攜手，努力前進。這不但是一個不應受剝奪的權利，亦是一個不容逃避的義務。

或者有些從熱心而走到厭世途徑上的人，他亦會承認中國人是劣種，是要受淘汰的，是不應受淘汰的；所以他說世界的

怎樣創造少年中國？

前途，或者誠然是莊嚴燦爛，但是這裏面沒有中國人的一分，因為有許多證據中國人是太庸懦昏愚了的，中國人只配做奴隸，只配受人家的蹂躪魚肉。這樣的話，實在不是沒有幾多理由，而且亦有幾多機會逼得我亦作這樣想，但是這裏有兩個應注意的地方：一，試問歐西文明國民，是如何的優種呢？二，試問中國國民性，是不是絕對不能改造？所謂歐西文明國民，我雖接觸得不多，然而以目所見，耳所聞，書籍所記載，看起來，下層階級，一樣同中國人是卑污猥瑣；即談到縉紳先生，眼光短淺，操守尋常的，亦不能說是一個很少的數目，然而他們先覺的人，把改造之責任，努力奮鬥，亦便一天天有些成功。看這樣便知道，我們用不着妄自菲薄，我們一樣可以擔負我們分內的任務。至於國民性的改造，這是現在各國先覺努力的對象。Le Bon說，「德意志的國民性，不過是半世紀人為的創造；」固然德意志的國民性，不是我們想達到的創造目的，不過總可以證明人力在國民性上的功效。只怕我們不努力呢！天下事豈有不可為之理？

我國自命為先覺的人，誠然有幾次改造國民性的企謀，但是都失敗了。或者有人要以這為中國事不可為的鐵證。但是人

都是一樣的中國人，不至於獨是劣種；而且就中國歷史說起來，黎民於變，化行俗美，亦顯然見中國國民性是有改造可能性的。我們企謀的失敗，不應該歸咎國民性的不可救藥；當要歸咎於我們品性上的弱點，方法上的錯誤。我們應該研究這弱點與錯誤在甚麼地方，用甚麼法子補正，這便是這篇文討論的範圍。我想這真是我們當面的一個問題，這問題得了正常解決以後，改造的企謀便不會失敗了。

假如我前面說的話確乎不錯，那便見得創造少年中國是應當的，是不得不然的，亦見得是可能的。然則真有志的青年，可以看清了，拿穩了，向這一條路上勇猛前進了。

甚麼是少年中國？我想這裏恐怕不能大家是一樣的意見。有的人說，我們要教我們這老大的中國返老還童；所以創造少年中國是 Rejuvenation 的作用。有人說，我們要教我們這時代落伍者的中國適應於方來的少年世界，所以創造少年中國是 Adaptation 的作用。然而這兩種意見，是可以並行的。我們可以創造少年中國，使這老還童，不能返老還童，因為少以適應於少年世界；亦非適應少年世界，不能返老還童，因為少

年世界，便是充滿了活力的世界，是人人機會平等，本能的發展具足而圓滿的世界；中國只有能適應於這個世界，纔算是返老還童。所以我們的目的，應該是以適應於少年世界為目標，求少年中國的實現。換一句話說，便是以求中國的返老還童為手段，而達到創造適應於少年世界的少年中國的目的。

(二) 創造少年中國的分工與互助

一個真心要創造少年中國的人，他自然要覺得有聯合同志的必要；因為實際上的創造事業，不是一個人從一方面做得成功的，亦不是幾個人從幾方面做得成功的。若不是各方面同時並舉，不但不能成就全部創造的事業，便那一方面或幾方面亦決達不到理想的目的。

我們打開眼睛一望，便知道中國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了。現在一般熱心的人，他看了一件要做的事，便去做一件；這件事沒有完成，又看見別一件要做的事，便又去做別一件；所以弄到疲精竭力，仍然眼巴巴望着許多要做的事，實在再無力量做了；亦眼巴巴望着手裏已經攪着的事，實在再無力量比現在做好些了。每每甲便竭力做了許多事，然而沒有一點功效；又勞乙用同

樣的力再做；又勞丙用同樣的力再做；這樣的人，我們自然只好佩服，但是不能不可惜他於社會毫無效益，否則亦是只發生了不應那樣小的一點效益。何以只能發生這一點效益呢？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把各種紛歧的事業分開了，便力量越小了。這是我們應引為鑒戒的事。

但亦不容易便說是這一個人的錯，每每這一個人若不做某事，那件事便沒有人做了；所以有許多人雖然明知他所做的事業太紛歧了，然而想丟亦不忍丟。但是我們細想，這是甚麼原故發生這樣現象呢？第一是我們沒有同力合作的修養，所以不慣與人家在一件事上攜手進行。我們常太信靠了自己，太不信靠了人家；我們總盼望人人都要與我一樣，有一點不如我，甚至不過僅僅是與我不一樣，我使不滿意了，便不信靠他了。這樣，所以我們總覺得每事都得自己去。固然照眼前的事看起來，不可信靠的人，亦實在太多了，難怪他要這樣想；不過便有可以信靠的人，他亦仍然會像這樣待他，使人家不能不生些反感，乃至不肯幫助他，這可要怪他自己呢。第二，是我們平日沒有協力分功的預備，所以縱然在求學時代，亦會有些知己知彼的朋友，然而

怎樣創造少年中國？

一到做起事業來了，非感覺得朋友不能為我之助，便感覺得所有的朋友都只出於一途，在這一方面嫌人多了，在別一方面却又沒有人去做應做的事。人類的心，每易傾向於黨同伐異。主義不同的人，固然好彼此攻訐，便是所學學科不同，亦每每沒有同學一種學科的親密。由此，所以我們的朋友，每是出於一途。及有一種事業到手裏來的時候，纔知道一個事業不能不靠多方面的力量，然而別方面的朋友以前多半是疏遠冷淡的，而且以後亦還會是疏遠冷淡的，自然他們彼此是不能熱誠的互助了。即就同學一種學科的朋友而說，亦還有些品性才能上的弱點，平日沒有切磋琢磨的機會；到了共事的時候，因而這弱點越發暴露，不但無助於一個事業，甚至於還有害於他。這時我們固然親切覺得能共事的人太少了，其實還怪我們平時完全沒有一種協力分功的預備。我們平時既沒有預備一般將來披肝瀝膽以共圖天下事的朋友，事到頭來，胡亂的拉攏來一般烏合之衆，又怎怪他不合手呢？

我們固然不能禁止朋友間有主義的不同，有意見的不同；但是如上面說的，無論我們主義是怎樣的，創造少年中國，或

者總是我們共同的目的。我實在厭聞現在一般所謂新舊之事。我想所謂新的，必不是僅僅穿洋裝，講外國文，做幾篇解放改造順應潮流的雜誌文，便夠了。所謂舊的，亦必不是僅僅哼古文，穿方馬褂，吃鴉片烟，做幾篇壽序墓誌銘，肉麻的詩文小說便夠了。依我的意見，大概新舊之爭，總是問我們要怎樣做人。果然如此，我以為沒有甚麼爭的。不願做二十世紀的人，你便做十七八世紀的人我看，做十一二世紀，五六世紀，乃至世紀以前的人我看，不願做十七八世紀乃至由此以前的各世紀的人，你便做二十世紀的人我看。我從一方面很信唯物史觀的意見，他說道德是隨經濟演化而演化的。（我對唯物史觀的具體意見，當另為文說他。）所以我信在二十世紀想做十七八世紀或由此以前各世紀的人，是做不到的。Karl Kautsky說「過時的道德標準，還保持他勢力的時候；經濟的發達進步了，亦需要新的道德標準了。在這時間，靠舊社會狀況生存的，便會死守舊道德。但只守得一個名，實際上他仍逃不脫新社會狀況的勢力。這樣，所以發生了道德學說與實際生活不符的現象了。」說死守舊道德的，只守得一個名，這誠然是太挖苦了的話。然而這是事實，不可以

口舌爭的。我們罵一句孔子，便要惹出一些自命為孔子之徒的出來衛道，然這些孔子之徒，無論他不能自安於「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的淡泊，不肯做到「好學不厭教人不倦」的勤劬，不配能有「聞義不能徙，知過不能改」的憂懼；而且他們的行為，正合孟子所說「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他們的談吐，正合孟子所說「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是，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這算是孔子之徒嗎？這僅僅是鄉愿，僅僅是孔子所說的「德之賊」。這所說孔子之徒，不是一個名罷了嗎？我亦不定說孔子之徒一定只能如此；我的意思，要證明這總不是有志青年所願做的孔子之徒。果然我們仍然願做孔子之徒，我們總要發點真心，向真正切實的路上走。依我的相信，只要發真心向真正切實的路上走，譬如說忠君，說行王道及這一類的道德，自然有許多說不通，自然還是一天天要傾向到二十世紀的道德路上來的。這不過是我一個人的意見。自然眼前與孔子之徒一樣價值的新文化運動者，乃至革命家，乃至無政府主義家，亦一樣是不足道，一樣該不是有志青年所願做的。我亦

想便令人類真要返古，亦是要那些肯信新學說的人發點真心，向真正切實的路上走，纔會覺得。總而言之，我們意見，不怕人有新舊意見的歧異，只怕一般人坐着沒事幹，胡亂的喧吵。我想無論是新派舊派的人，只要他肯發真心，向真正切實的路上走，自然可以知道新道德與舊道德真正的好處同壞處，自然可以盼望他們趨向於一致。其實更進一步說，我們此時所謂舊派，原沒有人還死主張甚麼「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亦沒有人主張「父命子死，子不得不死」的一些蠻道理；此時所謂新派，一樣原沒有人主張甚麼「公妻」「均產」，亦沒有人主張即刻實現世界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所以眼面前的路，譬如重教育，尙切實，貴友愛，大半是一樣的。既是一樣的，至少且可同心戮力，將這一段路走過去。我們固然預想着把這一段路過了，我們的路便分開了；然果分開與否，現在還不得而知，却先彼此立於對立地位，在可以互相幫助的時間，不肯幫助，倒反互相妨害起來。這是如何可惜的事呢？

至於論到創造少年中國，亦許在手段上發生不同的意見。有些人或者主張切實從根本做起，所以注意教育活動，實業活動；怎樣創造少年中國？

有些人或者主張要應急一點，專從大一點地方着手，所以注意救國活動，國際活動；有些人或者主張更要猛烈急進一點，所以注意革命運動。然而這些不同的意見，並不定是互相違反，不能並行。我想只要平情達理的人，他或者不信政治活動或流血是必要的手段；然果遇着顯見政治活動或流血，爲簡捷有力的改造手段的時候，甚至於顯見其爲改造的獨一無二不可逃避的手段的時候，亦沒有不贊成取用政治活動或流血的手段的道理。反過來說，如眼前虛張聲勢，毫無實際的愛國活動，或以往烏合盲動，僥倖成功的革命活動，不但是主張從根本做起的人不贊成，便是性急些的有志者，亦不高興那種辦法。其實我想，在最近期間，努力於自身的改造，教育的改造，以這求平民真正的覺悟，雄厚的實力，以爲各方面取用各種手段的預備，這或者是人同意的努力方針。所以我信意見的紛歧，都是表面的事。我們實在並不是真有甚麼不可調和的殊異。然則我們不知道協同的努力，豈非愚笨？

總之主義的不同，意見的不同，不能見協力互助的不應該。而且大家既在最近期間應該做一樣的事，更應該大家把力量合

起來，以求大些速些的功効。至於所習學科的不同，所操職業的不同，更不可逞我們不聰明的感情，不向協力互助的方面走。

說到這裏，我不能不敬箴我們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乃至會外知與不知的同志，我們真覺得要救國麼？真覺得要創造少年中國麼？若真這樣覺得，我不但要請大家想想，不知道聯合同志，或者便聯合了同志，不知道協力互助，是不能成一點事業；而且還要想想像我們今天這樣的學識才能，不但不能爲社會做許多事，又能爲社會擔任任何一部分特別事業麼？我誠然不知道別個，便就我自己說，我知道得最親切的朋友說，大概我們以往的學識才能，都嫌太膚淺了，太浮泛了。這亦難怪我們，我們既沒有先覺指導，又爲境地所限，得不了幾多好朋友，讀不了幾多好書籍。而且就將來職業說，社會上既重看萬能的人，而且我們得不了點的正當幫助，我們亦不敢不向寬泛處走。結果自然不能不發生膚淺浮汎的弊病了。我實在有大膽子敢斷言，中國除了很少少數的人以外，其餘大抵與我們一樣。其實我還要說，未必人人都能與我們一樣呢。我在學校未卒業的時候，亦還在不能不求寬汎知識的情形中，竭力求縮小我預備的範圍。我固然不

知我卒了業，這萍梗的生涯，飄到那裏去；然而我只預備我入教育界或雜誌界，我自命爲從這兩方面預備，有好幾年。請問現在一般有志的人，你們會有這一回事麼？然而結果可笑極了，等到卒了業，居然便有機會入教育界，而且有機會得一個全權辦理的職務；我想了無數法子，用了無限量力，然而計窮力竭，仍然大致不過與沒有我一樣。回頭想想，怪我不應該預備嗎？只好說怪我自欺了幾年罷了。我們說預備入教育界，以爲我們這預備的範圍是明確的了，其實這還是一個太寬泛了的話。我們入教育界，可以說是預備做教員，或預備做職員；可以說是教這一門或那一門的功課；可以說是辦這一樁或那一樁的職務；又可以說是在大學，或在中學，或在小學，或在別的學校。教育是一個抽象的總名詞。我們人一定要放在一個具體的特別的事務上去。這却是我在就職業以前，未曾夢見的事。所以一到了職業界，我簡直茫然無所措其手足，實在只當一點沒有預備。其實亦本沒有一點預備，便說對於教育通論的觀念，亦很膚淺，沒有甚麼切實系統的見解。咳！我固然是這樣了。請問會內外的同志，各人自信是怎樣呢？我們閑居無事，說不要錢的話，便是甚麼政府庸懦無

能，甚麼管理教員昏愚溺職；其實自己姑且把那不可一世的無根的自信心，暫且壓抑下去，再看看自己真正可靠的本事在那裏，社會上懇切需要的人是那一種，你能爲社會做那一件事。我想若我們邀幸肯不自欺，必然亦該懇切覺得一種特殊方向的預備要緊。換句話說，必然亦應覺得趕快自己預備爲社會擔任一部分特殊事業，便從這一點預備充分些的能力要緊。

我們若不是分工的爲社會做事，那便社會的事，將總只有一般膚淺浮泛的知識才能的人做。我們既不滿足這般人所做的事，我們便不應該不求些專門的，——專門中的專門的——知識才能，爲社會擔任一部分專門的分工的職務。

一個人越是感覺得要分工，他越會感覺得要聯合。其實天下要做的事很多，我們一個人的力量很小，生命亦很短，天下事決不是一個人做得完的，這原是很粗淺的一個道理。却是一般人太自信了，他便覺得只好他一個人做。若他再明明白白的反省一次，我們越是要使自己可信，越是所學要專門，越是自己可做的事範圍要縮小，再卽如這縮小到無已復加的範圍內的事業，仍然不能不靠朋友的協同努力；範圍以外的事業，更不能不待

怎樣創造少年中國？

我以外的同志分途擔任的。做這樣，這能不覺得聯合同志協力互助的必要嗎？

分工了，而不互助，仍然是沒有益處。因爲天下事不僅僅是一方面做得好的。然而分工與互助，若非先多少受一種合理的計畫的支配，仍然要糟蹋許多的精神力量，分工與互助，不能各盡其妙。因之，終不免人自爲戰的弊病，分工的進行，不能十分安心互助的組織，亦不能十分圓滿。所以要說創造少年中國，不可不注意合理的，有計畫的分工與互助。

然而要盼望大家受這一種計畫的支配，這不是甚麼可以把法制規約強迫的事；因爲人的意志，都有他的自由，沒有人應該強迫那別一個。但是大家要受這一種計畫的支配，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便怎麼辦呢？我的意思，先要同受一種計畫的支配的人，有澈底的了解。因而大家以他的志願，同時分途，在這計畫底下做工。換句話說，亦可以說是先就已經澈底了解的人，以公共意思建立這種分工互助的計畫，因而大家一同在他底下做工。

我請問我們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我們的學會，是一個已經彼

此澈底了解的團體？已經有了一種合理的分工與互助的計畫嗎？我們若盼望真個我們的學會，能擔承創造少年中國的任務，最近期間，我們不應該討論這樣一個計畫的設立嗎？實在少年中國學會原來所以成立，未必不有些由於分工與互助的覺悟，然而像今天這個樣子，我想這總還不夠我們的理想得很。我還望我們的同志，人人重新考慮一番，到底要不要創造少年中國？到底要不要組織少年中國學會？到底我們應不應該分工？應不應該互助？到底應不應該商量設立一個合理的分工與互助的計畫？

我盼望我們同會的同志自覺的起來，做這個創造事業。最初而最重要的一步，亦盼望不同會的同志，自覺的起來，亦幫助我們做這一步。但是假令有人以為我們是不可信，不可靠，因而不願幫助我們呢？我想這亦不是甚麼要緊。我們時時要自己勉勵，自己警惕，總莫走到不可信不可靠的地步。但假令人家一定不能信靠我們，我想他們亦儘可結他們的團體，做他們的事。只要確見事是應當如此做的，縱不屑於與我們一同做，亦沒有理由便說是不該做。越是不了解我們，越是要信靠自己，越是要找了

解的人，結可信靠的團體。其實我，或者還有好多同志，所以結合於少年中國學會旗幟的下面的，都是看得這樣的結合，可以信靠以創造少年中國。倘若直是不可信靠，沒有希望，豈但不願別的同志加入，使我們亦無維持發展他的必要，我們還會甯讓他瓦解煙消呢。

我們為創造少年中國，故必須組織少年中國學會，或其他類似的團體；但無論是少年中國學會，或別的團體，我們總望他能在一個合理的計畫之下，分功而互助，以完成創造少年中國的事業。可愛的同志啊！這是我們應該大大注意的事，你們亦都覺得麼？

(三) 創造少年中國與羣衆生活的修養

我們談分工與互助，要一種分工與互助的修養；上一節就可信靠的朋友說，我們不該因主義不同，意見不同，所習學科不同，所執職業不同，妄生許多分別，互相疏遠冷淡。這種地方，固然用得着我們捐除成見，與朋友合衷共濟；但是假如這些朋友是理想的如此可靠呢，我們或者亦許願這樣做。但天下那有如許理想可靠的朋友呢？

朋友所以不能到理想可靠的田地，那原因很多。譬如在求學時，品格才能沒有充分的修養，又無毫不客氣互相切磋琢磨的朋友，或有朋友因自己剛愎或浮躁，不能領受忠告的益處；此等弱點，一到了職業界，有了地位名譽金錢的關係，遂使朋友愛莫能助，只好讓他成一個不可靠的人了。因此我們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難題，那便在求學時應該割腹決心的與同志相要約，常常反省，常常接受忠告，常常給朋友以忠告，常常在發現了自己過失的時候，拚生死來改悔他。這樣，便過無不知，知無不改了。然而亦還要在就職業時，減少那些地位名譽金錢的離間，這樣纔永遠是知己知彼，生死患難的朋友。我真盼望世上所自命彼此知己的少年朋友，大家都注意些：少年人無利害相牽連的關係，說甚麼知己，那裏靠得住？只要利害一到頭上來了，便彼此生出界限，亦便生出嫌怨來了。固然世態炎涼，貧賤結交，每每是靠不住；其實我自問在做事的時候，因為憑良心不能不捨棄我的朋友的地方亦很多，這裏若說有世態炎涼的關係，我想我與我的朋友都不肯這樣疑惑。所以我的意思，還請現在無利害關係的朋友彼此想想，將來的友誼，怎樣能在創造少年中國的事業中，

怎樣創造少年中國？

彼此得個背靠背的幫助？

然而便令朋友不能到那樣理想的可靠，我們不能不善處他，至少亦不能不暫時善處他。所以說不能不善處他的，因我們做事，常待各方面的幫助，便令這事業中間，亦常不能不得幾個並非十分可靠的朋友一同的做，或者甚至於在有些情況中，不由我們不與那非十分可靠的朋友一同的做。我們固然盼望理想的我們自己的事做，然而這種事一刻不能得着，而且便得着了，亦不能與此外的社會絕緣，仍然有許多地方，要靠那些非十分可靠的朋友幫助，所以不能不善處他。至於說不能不暫時善處他，讀者或者要怪我不免有些政客利用的習氣。誠然我不應說假話，我實在覺得有些朋友，應該這樣待他。自然這實在是有不誠意的利用，然而我亦反覆想了的，終以為不能不取用這種手段。天下事除非是可以不做則已，若定要做，而我們又決無這些十分可靠的朋友做，那便怎麼樣呢？依我的意思，便不能不選在此時可靠的朋友，或在此方面可靠的朋友，一同的做。這種朋友，我實在沒預想着是可以永遠相處的，亦未嘗不盼望可以永遠相處；然若他的品性才能，既不能進步到十分可靠的地

步，所以到了別天別的事情上面，他便不可靠了，這應該爲朋友糟蹋事業呢？還是應該爲事業捨棄朋友呢？還有一般朋友，我並很少能信靠他，然而我不能不與他分些時間周旋，實在自己問心，這譬如欺騙他，但我有甚麼方法呢？我既不能不與他處在一個社會裏面，無論我做事有時少不了他們的一點助力，便不盼望他們幫助，亦要他們不妨礙我做事纔好。自然我雖不望與他們有時協同的做甚麼事，我只有這樣待遇他們。便說我是利用朋友，有甚麼法子呢？但是與政客の利用，我想究竟是大不相同。

政客的利用，我很不贊成，因爲他是欺騙人家，謀自己的利益；所以一旦被人知道了，便會成爲深仇大恨。我的意思，我們要爲天下做事，仇恨是不可有的。所以這樣釀成仇恨的利用手段，是要避免他的。然則我怎樣利用朋友呢？我於要利用朋友的時，總立定志向，要使與我一同做事的朋友，多少得些好處；假如不然，亦決定不致使他們得此壞處；再不然，亦決定不致使他們比我們得壞處更大。我常想我或者不免有些地方對於一同做事的人，用些不肖之心相猜度。其實我亦很信天下肯犧牲願向

上的人，未必只有我；而且我亦未必真能趕得上我朋友的肯犧牲願向上。但是我常想得，人人志願不同，境遇不同，我雖能用概括的話，在平時與朋友互勸的去走犧牲與向上的路，然到共同做起一件具體的事實來的時候，若非朋友自覺的肯犧牲願向上，我總不敢苦勸朋友，更不敢強迫朋友。其實我信這亦是當然的道理，向上與犧牲，這自然是兩個好聽的名辭，然而好容易做到？即就我自己說，我有許多時間，受各種環境牽制，終不能到理想的向上與犧牲的境地。即令沒甚麼環境牽制，還很有許多時間，因心性上的弱點，不能順理祛慾，因而無以自拔於罪惡。固然有些時候，反覆思維，幸而不勝良心之譴罰，不能不改過遷善，然良心勝不過私慾的，亦豈不隨處發現？在這種地方，不知我的他自然會說我原不是肯犧牲願向上的人，即我自己在環境改善了一步，或覺悟的程度更深切了一步的時候，回頭想想，亦何曾不自信以前原不是肯犧牲願向上的人？然而真能平情審度，便知道這都只怪自己不能善處環境，不能勇敢的與私慾奮鬥，這都怪自己的不幸，不然便怪自己不聰明或無力量。我因此常想我們的朋友，今天一定不是這副樣子嗎？既然是這副樣子，那便